

汪曾祺

们眼中的父亲



汪朗 汪明 汪朝 著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头儿汪曾祺：我们眼中的父亲/汪朗，汪明，汪朝著
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0
(追忆文丛)

ISBN 7-300-03380-6/K·245

I. 老…

II. ①汪… ②汪… ③汪…

III. 汪曾祺 - 生平事迹
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8010 号

追忆文丛

老头儿汪曾祺

我们眼中的父亲

汪朗 汪明 汪朝 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)

发行部：62514146 门市部：62511369

总编室：62511242 出版部：62511239

E-mail: rendafx@public 3.bta.net.cn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涿州市星河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3.5 插页 7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278 000 印数：1-5 000

定价：23.00 元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1 ● 引 子——我们管爸爸叫“老头儿”

1 ● 岁月留痕 / 汪朗执笔

3 ● 爸爸的身世

8 ● 上学只有国文好

15 ● “夜猫子”最怵英文体育

21 ● “高射”过闻一多先生

26 ● “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”

32 ● 习作得了 120 分

37 ● 吃饭馆泡茶馆苦中有乐

42 ● 到底没捞上毕业文凭

45 ● 汪曾祺认识了施松卿

- 49 ● 妈妈的档案
- 56 ● 京沪间的落魄才子
- 63 ● 未能“混入”革命军队
- 67 ● 救活没腿儿的“死马”
- 74 ● 写了几句戏词儿
- 79 ● 三生有幸当了右派
- 88 ● 随遇而安的三年
- 95 ● 三篇小说与三个剧本
- 101 ● 从《芦荡火种》到《沙家浜》
- 108 ● 站在政治旋涡的边缘
- 113 ● 赶进小楼成一统
- 120 ● 上了一次天安门
- 125 ● 深受“三突出”之苦
- 131 ● 几度改写《杜鹃山》
- 137 ● 大乱十年成一梦
- 144 ● 赋闲两年写闲篇
- 151 ● 六十岁后又成了作家
- 157 ● 写了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
- 167 ● 老头儿成了“下蛋鸡”
- 176 ● 一辈子只会写短篇
- 184 ● 只写自己熟悉的事
- 191 ● 搂草打了只肥兔子
- 200 ● 也写书评也作序
- 208 ● “老头儿”三杂

- 219 ● 和京剧较劲一拳打在城墙上
228 ● 写话剧写电影却一个没上演
233 ● 集淡泊与执著于一身
240 ● “老头儿”如何看“老头儿”

247 ● 往事杂忆 / 汪明执笔

- 249 ● 高邮 汪曾祺
257 ● 生死相依的“老鸳鸯”
267 ● 朋友和玩伴
273 ● 爸爸和“帽子”
279 ● 国会街五号
285 ● 后院
290 ● “老右派，新表演”
298 ● 木盒、语录及红太阳
303 ● 琐事三桩
308 ● 与爸爸一起看戏
310 ● 理解万岁
314 ● 浸透信纸的父爱
321 ● “右派”的影子
324 ● 妙笔亦有干涩时
329 ● “玉渊潭畔太分明”
336 ● “泡”在酒里的老头儿
343 ● 《骑兵列传》的诞生
348 ● 不知为不知

352 ● 君子之交坦荡荡

359 ● 老头儿与孙女

364 ● 爸与他的年轻朋友们

368 ● 我们家的几个保姆

374 ● 不肯麻烦人的爸

379 ● 最后一日

385 ● 说说我们的爸 / 汪朝执笔



岁	月
留	痕

爸爸的身世



在家人中间，爸爸爱“扎堆”，但并不健谈。我们海阔天空瞎聊时，他常常凑过来在一旁静静地听，觉得有意思时便抿着嘴偷笑。不过，逢到兴致好时，他也会讲讲以前经历过的事情。绘声绘色，颇为传神。时间长了，我们渐渐对他的“历史问题”有了一些了解。

爸爸出生在江苏高邮县县城，但是祖籍却在安徽徽州。汪家大约是清朝时迁到高邮的，到他出生时已经是第九代了。对于家中以前的事情，他似乎也不甚了了，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曾经在外地教过书，后来做“盐票”蚀了本，家产几乎赔光。他的祖父后来几乎是白手起家重新创出了一份家业。到爸爸出生时，家里居然已经有了两百多间房、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、一家布店。他的祖父除了经商之外，还热衷于科举，有过小小的功名，按现在时髦的说法，也算是“儒商”了。

如何创出的这份家业，好像与行医卖药不无关系。汪家世



代都是看眼科的，还有祖传秘方。爸爸的祖父是有名的眼科医生，置办下家业之后，也还给人看病，只不过不再收钱受礼。爸爸的父亲解放后也在县城当过一段医生，好像也是凭着祖传的医术，因为他并没有受过专业教育。至于爸爸，小时经常到家里的药铺瞎转，因此多多少少也懂得些中药的药性、配伍。爸爸说过，他们家中几个兄弟姐妹出生后，父母都要从药店的羚羊角上刮些粉末给孩子冲服，如此孩子便不会上火长疮，此方颇为灵验。不过，给人看病开方爸爸是决计不会的，不然也不会当作家了。

汪家后来能够中兴，还靠着省吃俭用。爸爸小时，尽管家境已然说得过去，但是勤俭的习惯依然保留着。他的祖父应该说是家里的“功臣”，但是平素喝酒的酒菜只是一只咸鸭蛋，而且一顿只吃半只，余下的一半还要用纸盖上留待下一顿再吃。

在爸爸看来，汪家在高邮虽然算是殷实人家，但还够不上望族。所谓望族，一要有产业，二要有功名，缺一不可。汪家的地虽然不少，但大都是贫田瘠地，不长庄稼，只能种草。家中几代人虽然都读过书，但最高功名不过举人，所做的官也只是“教谕”、“训导”之类的学官，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，科级干部而已。爸爸的祖父汪嘉铭中过清朝末科的拔贡。所谓拔贡，就是从各地秀才中选拔出来的“三好生”，十二年才“拔”一次，因此当拔贡也并非易事。拔贡本身还没有资格当官，只有从各地“贡”到北京，进入国子监再学习一年多，其间要经过三番五次严格的考试，侥幸过关者，才能步入仕途。

尽管拔贡一类的贡生与举人、进士一样属于正途出身，但当官的起点很低，外放最高不过七品。因此，比起高邮当地那些中过进士、出过翰林，门前戳着高高旗杆、摆着上马石的大户来，汪家实在平常得很。

不过，汪家虽然没有出过大官，却还有些文化，家里人大都读过书，书画、字帖之类的物件也不少。这一点对爸爸走上文学之路不无影响。

爸爸生于1920年3月5日，正好是阴历正月十五。他是家中的长子，上面还有个姐姐，是阴历七月初七生的。传说这天是牛郎织女分居一年后相聚的日子，过去女子在这一天晚上要穿针许愿，谓之乞巧。因此他的姐姐取名巧纹。爸爸那一辈女孩子纹字排行，我们的几个姑姑都叫什么什么纹。他父亲出生在阴历的九月初九，重阳那一天。九月也称菊月，人们常要饮酒赏菊，所以他父亲名为菊生，字淡如。在爸爸以后的不少小说中，人们都能够看到这位淡如先生的行踪，只不过改为王淡人了。汪家这一父一子一女，生日都挺有意思。

不过，爸爸和他的爸爸不一样，名字和生日没什么关系，完全是按族谱的规定取的。他们那一辈男孩中间都有个曾字，然后根据每个人的生辰时日推算命里的五行中缺什么，在第三个字中找补一下。他有个堂弟，命里缺火，因此取名曾炜，他年纪和爸爸差不多，小时淘得厉害，后来成了国内有名的心脏外科专家。爸爸还有个堂兄弟叫曾浚，自然是命里缺水了。爸爸倒是金木水火土什么也不缺，因此得了个祺字，也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。不过，这个祺字并没给爸爸带来什么吉祥，他这

一辈子苦头没少吃。爸爸也没有借生日取过什么字或是别号。他倒是有个小名，叫小黑子，家中药店的伙计们称他“黑少”，这并不是因为正月十五是灯节，要等天黑了才热闹，而是他从小长得黑。

爸爸少孤，三岁便死了娘。爸爸的生母姓杨，杨家是大户，在高邮很有些影响。爸爸几次说过，他对于自己亲生母亲的最深记忆，就是乘船陪她到外地看病，船上到处挂着大头菜，大头菜的气味一直留在他的心里。人说没娘的孩子最可怜，但是爸爸小时似乎过得还愉快。他的继母对他很好，祖父、父亲也很喜欢他，他还有个二伯母，更是对他疼爱万分。

爸爸的祖父有三个儿子，他的父亲在家中行三，也就是说爸爸还有两个伯父。不过，二伯父早早就去世了，爸爸只见过照片而未见过其人。他的死与性格刚烈很有关系。当时他和爸爸的父亲都在南京读中学，一次放暑假回家路经镇江，带了不少行李，车站的搬运工想敲竹杠，非高价不运，他一怒之下，把几个人的行李绑在一块背起便走，没走几步便脱力吐血，从此不治。二伯父死后，这一房没有子嗣，按例应由长房次子也就是爸爸的堂弟汪曾炜过继给二房接续香火，不料二伯母非曾祺不要。爸爸是三房长子，长子过继于理不合。但他的二伯母年纪轻轻便守了寡，家里老人不能不考虑她的要求，最后家中商量了一个折衷方案，两个人都过继给二伯母，不过汪曾炜是“派继”，爸爸是“爱继”。于是乎，爸爸在名义上便成了两份家产的继承人。不过，他成年之后哪一份家产也没捞上，一度穷得都不想活。这样也好。否则爸爸就当不成作家而是地主兼



资本家了。

爸爸的二伯母读过书，还专门跟人学过作诗填词。爸爸四五岁时，她就常常教他背诗，《长恨歌》、《西厢记·长亭》……直到晚年，爸爸还能背诵不少诗词，许多都是当年二伯母在枕头边教给他的。爸爸的一篇小说《珠子灯》写的就是他二伯母的事情。

上学只有国文好

爸爸小时了了。上小学时，他的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，作文总得满分，还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；此外画画也不错，经常被贴墙上展览。我们问他画些什么，他说只会画颜色非常鲜艳的大桃子。原来不过如此。后来他再拿起画笔后，没见画过红艳艳的桃子，想必是不好意思了。

爸爸的国文好，画画好，固然与他的才分有关，但是家中的熏陶也有着不小影响。他的祖父亲自教过他古文，他的父亲画画在当地很有些名气，爸爸小时候经常站在一旁看他作画。逢到寒暑假，家里还请来老先生为他讲授古文，光是桐城派的文章他就细读了几十篇。直到晚年，小时学过的不少篇章他还能脱口而出，什么《左忠毅公逸事》、《画网巾先生传》。一次偶尔谈起桐城派的文风时，他马上背起了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中的一段：“……及既上，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，望远日照城郭，汶水、徂徕如画，而半山居雾若带然。”他说，小时候学



这篇文章时，就觉得“苍山负雪，明烛天南”写得特别美，而且极为简练。对于桐城派，他一向认为不可随意否定，桐城派的文章特别讲究文气、节奏，极大地发挥出中国语言文字的表现力。

爸爸的数学一向凑凑合合。据他自己说是二三年级时由于成绩优异跳了一级，从此数学便听不懂了，也跟不上了，也没兴趣了。不过在我们看来，他是没长好这根“筋”。凡有特长者，必有特短之处，爸爸就是这样的人。由于理科从小就不太好，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展前途，于是他只好转而去当作家了。此非臆测，有诗为证：

我事写作，原因无它；
从小到大，数学不佳。
考入大学，成天“泡茶”。
读中文系，看书很杂。
偶写诗文，幸蒙刊发。
百无一用，乃成作家。

.....

诗是爸爸 69 岁时写的。虽然语带调侃，但也还有真实的一面。数学不好未必就能当作家，但是爸爸能够心无旁骛与文学为伴，却与数学不好很有关系。他上初中时，有一个老师见他美术不错，曾经想培养他成为建筑设计师，这在当时是很吃香的职业。但是看了爸爸的几何作业后这位老师只好作罢，并发出感慨：“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。”盖几何求证必须环环相扣，一步也少不得。可是爸爸的几何作业中间常常缺了好几



个步骤，毫无道理便得出了结论。他把写文章时的跳跃硬是挪到数学上来了，你想成绩能好吗？

70岁以后，爸爸写了一组总题为《逝水》的自传体系列散文，把他的家庭，祖父祖母，父亲母亲，小学中学，全都写到了。文章写得很美，也很细致。对于童年生活的各种事情，他竟然还能记得这样真切，真是本事。其中的许多故事他都给我们讲过，但远没有文字表述得那么生动，那么具体。

看了爸爸的这些文章，人们必定认为他的童年生活十分幸福。其实现实未必如此，不痛快的事情也是有的。比如，他曾经对我们说过，上小学时家里死活不给他买胶鞋，下雨天总让他穿着过时的钉鞋上学，搞得他很没面子。几十年后，在小说《岁寒三友》中，他借小说中人物王瘦吾的儿子，着实将自己的忿懑发泄了一番：

儿子最恨下雨。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在下雨天都穿了胶鞋来上学，只有他穿了还是他父亲穿过的钉鞋。钉鞋很笨，很重，走起来还嘎啦嘎啦的响。他一进学校大门，同学们就都朝他看，看他那双鞋。他闹了好多回。每回下雨，他就说：“我不去上学了！”妈都给他说好话：“明年，明年就买胶鞋。一定！”——“明年！您都说了好几年了！”最后还是嘟着嘴，挟了一把补过的旧伞，走了。王瘦吾听见街石上儿子钉鞋愤怒的声音，半天都没有说话。

爸爸在小说发表后跟我们说过，钉鞋在街石上发出的愤怒的声音，其实是他当年的亲身感受。在小说中他还专门加了一段注解：

现在的年轻人连钉鞋也不知道了！钉鞋是一双纳帮很结实的布鞋，也有用生牛皮做的，在桐油里浸过，鞋底钉了很多奶头大的铁钉。在未有胶鞋之前，这便是雨鞋。

为了一双钉鞋而专门写上一段注解，并且因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钉鞋是怎么回事而起用了——一个大大的叹号，可以想见，这双鞋底钉了很多奶头大的铁钉的背时玩艺，在爸爸的心里愤怒了多少年。

以爸爸当时家里的条件，不要说买一双胶鞋，就是十双、二十双也不该成问题。为什么非让他穿着钉鞋在同学面前现眼呢？弄不清。不过至少可以断定，爸爸在少年还是有烦心事的，只不过他不愿在文章中过多涉及，只想把美好的事情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小学、初中，爸爸都是在高邮县城度过的。待到上高中，就必须到外地了，因为高邮全县当时连一所高中也没有。1935年夏天，爸爸考上了江阴南菁中学，这是江苏的名校，过去叫南菁书院，1882年便创立了。一百多年来，这里出过不少名人，国民党的，共产党的，无党无派的，都有。像民国初期江苏都督庄蕴宽，国民党元老钮永建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，等等。所出的专家学者更是难以计数，像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（冰心的先生）便是南菁的毕业生。南菁中学的学生除江阴本地者外，多数来自苏南各地，高邮籍的少而又少。爸爸是怎么想起上这所学校的，不清楚。也许是他的家里在江阴有什么熟人。